

徐守霞：街头缝补暖人心

一期一会

本报记者 竺捷

1月4日，桃花坞八区西门，略有些清冷的冬日暖阳洒落在这个几十年的老小区里，中午阳光最好的时候，总有一排老人坐在墙根晒太阳，这似乎是他们每天的保留节目。

再往里走，能看到一座门卫亭，这里是徐守霞工作的场所，里面放着缝纫机和熨烫设备。一扇窗户贴着打印纸，上写：“代客缝补、换修拉链、做被套”，下面有手机号码，这应该算是广告了。其实，这个小告示主要针对那些不了解她的客户，对老客而言，这里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从2000年至今，徐守霞一直在此坚守。

本来，开始的时候，并没有这个遮风挡雨的小屋，它是三年前小区物业撤离后的遗产，因为没有人要，徐守霞才租了下来，还好房租不高。她原本就是桃花坞八区的居民，自家的一楼房子靠西门不远。以前都是每天用小推车把一台缝纫机拖到西门口，晚上再拖回家，现场缝补，顺便还可以与旁边晒太阳的老人拉拉家常。但是现在不同了，这边的房子已经卖掉，她搬到了女儿家，女儿家比较远，在江苏大学那边，电动车骑过来至少要25分钟。

这是徐守霞每天的单程通勤时间。只要不是大风大雨，她一般早上9点左右到，下午5点下班，中饭自己带着，像上班族一样规律。准确地说，这份工作是她带娃

之余的备选项。她有两个孩子，一男一女，以前来回接送都是她的任务。25年前，孩子在东门坡附近上学，她接送之余在旁边梳儿巷摆个小摊，卖卖鹌鹑蛋和茶干，之后就脑洞大开，想到还可以推缝纫机出来干缝补。谁料想，徐守霞摆了一段时间后，周边就有女同胞眼红了，每天也用一辆小车将一台缝纫机推到东门坡上，这下两个小摊摆擂台了。

可惜东门坡的生意并不好。徐守霞从对方的口音能听出，两人竟然还是同乡——都是扬州宝应人。所谓同行是冤家，两年后她索性让出了根据地，另谋下家，这才搬到了现在的地方。不得不说，桃花坞的人气确实要好不少。这在从前，主要受益于桃八区对面警官学校的馈赠，以前逢到周五，学校的学生就有不少活拿过来，到周六、周日就更猛了，半大不大的孩子们对针线活大多比较陌生，而徐守霞三下五除

二就能解决问题，花费也不高，自然生意不愁。可如今不同了，警官学校的学生大多迁往了南京，这块生意基本上没指望了。

不过，桃花坞这一片从来都不缺缝补摊。例如中医院对面就有一个，摆得很早，因为市口好大家都知道。据说摊主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从去年开始就没有露过脸，恐怕是年龄大了的缘故。而在桃花坞八区东门、船艇学院也有各自缝补的地方，换句话说，桃花坞路上的缝补摊步步为营，可见做点蝇头小利的生意并不容易。当然，徐师傅还是有相当自信的，因为她有一些老客户竟然会从丹徒新区或江苏大学专程过来，他们已经不是寻求一项服务了，而是上升到对摊主技艺和人品的认同。

这世界虽然不尽如人意，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。讲起来，徐守霞这一手针线活还是她做姑娘时在老家跟堂姐学的，属于熟能生巧。

她上世纪90年代和丈夫来到镇江，一晃在这边已三十年光景，早已适应了这里的水土和环境，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节奏和消费水准。比如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在机关幼儿园上的，这还要得益于她老公以前在南门大街金聚德酒店当厨师的关系。如今女儿已然成家，儿子眼看着就要娶媳妇了，这可能也意味着徐师傅的缝补摊快要进入尾声，因为带孙辈的活儿又要落在她的肩上了……

每年春节、清明，徐守霞必定会回老家看看87岁的老母，她的弟弟在上海，哥哥在苏州，实在照应不到。她曾把母亲接到镇江，但老人家乡下住惯了，不习惯，还好其身体仍硬朗。采访中，正巧一位宝应老乡拿着几条裤子来改短，她第一次到徐师傅这边，开始还有点不放心，但两人一交流，立马知根知底了，生出不少惺惺相惜之意，或许这种相对可控的慢生活才是众多摊主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
铁树开花

文/程兆春

铁树开花，哑巴说话，说的就是人们很难能看到铁树开花，多年难寻。有首歌唱到：“千年的铁树开了花，万年的枯藤发了芽”。

中南世纪城小区中有铁树数百株，在大门口，在路边，在树丛中，在楼前的空地上，池塘边和喷泉旁。铁树形美枝绿，叶如凤尾，杆粗棕色，是人们钟爱的树木。铁树生命力旺盛，四季青绿，苍翠欲滴，增色添景，很好地美化了环境。

每天从铁树边走过，铁树总能吸引我观望，绿叶铺展，青油油的泛光，只是不见铁树开花。那日，漫步于小区的道路，在西大门的旁边，偶然看到一棵大铁树，可能也是小区最大的一棵铁树。树心长出一个鸟巢状的东西，莫非真的是铁树开花了，我仔细地观察，很为好奇，有些诧异，有点疑惑。

小时候，我曾看过铁树开花，如玉米般，黄黄的，很美丽，而后就再也没有看过铁树开花了。几十年转眼而过，如今又意外地看到了铁树开花很开心。这次并非玉米状，而是如同一个大大的鸟巢，查资料而得知，真的是铁树开花了。

据说这是一株母的铁树，一般铁树开花大都是公树，而母铁树开花格外罕见，这次有幸遇到了。眼前的铁树，大大的叶片，树心开花，如鸟巢破开的顶部，往里看，一只只如凤凰蛋的花果，红红的隐在巢中，静静地相依，有几十个头之多。

古人云铁树开花，吉祥如意，预示风调雨顺，来年好事连连。希望真如古人所言，铁树开花，好运来，天长地久。这边小区的绿化很好，树木繁茂，花团锦簇，而最多的树木也许就数铁树了，可谓无处不在，一株株犹如绿孔雀开屏，不过只长着长长的尾叶，并不开花。这次意外地看到铁树开花，真是三生有幸。

铁树开花没有牡丹的娇艳，也没有玫瑰的芬芳，却给人以结结实实、坚毅而强壮之美，更像是雕刻的花朵，纹理清晰，金灿灿的，有点古韵，古色古香。

我们往往用铁树开花形容一种难以实现的状态，比如一种坚贞不渝的爱情、执着或忠诚。阳光下，绿叶金果，风吹而不动，美轮美奂，迎天怒放，奇特而风格迥异，只是不知铁树绽放的花期有多长。不管如何，此番铁树开花实为好兆头，福星高照，愿大家吉祥如意，铁树开花好运来。



徐守霞在忙活 竺捷 摄

行走焦山

文/远行

游焦山时，有雨。雨是细细的，很温柔很洒脱很深邃很离情很乡愁，一草一木都散发着情绪。

在窄窄的石级上慢慢攀登。因为路滑，不大敢左顾右盼，只是仔细地挪动着脚。于是，联想起了乾隆游焦山时的尊足。据传，这个皇帝上山时，有位大臣赞了声：后步比前步高。下山时，又奉上一句：后背比前辈高（背谐辈）。听得乾隆帝龙颜大悦。大概，那位大臣因此要升官了。

这个焦山马屁虽然俗气，水平却超一流，不佩服不行。何况，我辈不也是从凡俗中来吗？

几株古柏颤巍巍地在半山迎候着我们。因为高龄，

挺直的身躯已龟裂，里面嵌着岁月的脸谱，无欲无念，亦死亦生般，枯笔似的枝干，似断还续，横生旁逸之感。但由于雨的缘故，却又显出些许滋润。不知这滋润是不是一种欲望？

焦山的主要名木是银杏，也有八百多年历史了。有名是因为与众不同：它结的果子是无心的。确实，无心的果子要比有心的好，有了心，就要装东西，装什么又不能自主，酸甜苦辣，生出许多烦恼来，哪里及得上无心，浑然一体，天真未凿。

板桥书屋就在一棵银杏树下，四壁围墙，一井小院。雨落在瓦檐上，敲打出几分凄清几分寂寞。很想看看板桥先生是否还在书房画竹，

门却关着，呈拒人之势。同游的朋友叩了叩门，回声“空空”的，像历史的咳嗽。

壮观亭在山顶上，屹然耸立。山下的江面淤塞了许多，远处的房屋建筑，在雨中完成了一种和谐，平平仄仄般的意境，难免让人想起宋词，想起辛弃疾来。

到了顶峰就要向下走了，拐弯的另一条路，仿佛更细瘦些。细瘦，恰似焦山上另一个文人的形象。

他隐居在三诏洞内。汉武帝三诏而不仕，清高的可以。但塑像却很矫情：一只手在胸前总是摇着，似乎还在说着“不去，不去。”许多游客对着塑像认真地鞠躬，此时的隐士仿佛也化身成了明

星。

下山路上还有碑廊，与其比邻的是古炮台，静静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……望见了山脚下的定慧寺，绿荫深处，沐浴着细雨的寺院像梦境中一样安详。因为雨，香客数量少些，但叩头时的质量都很高，有位中年僧人走过来，主动给我们介绍一些菩萨、罗汉的来历和司职，又大谈了一通科学与宗教的关系。

而一旁的佛却端坐不言，显得高深莫测，俯视点拨着脚下的芸芸众生。临别的回眸之际，浪拍长堤，此时，烟雨朦胧中的焦山美景如画。